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西 遊 記

(九)

吳 承 恩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西遊記

(九)

吳承恩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第八十回 姪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

卻說比邱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衆出城。有二十里之遠。三藏勉強辭別而行。行數多時。又過了冬殘春盡。看不了景物芬菲。前面又見一座高山。三藏緩觀山景。忽聞啼鳥之聲。又起思鄉之念。行者道。師父。你且放心前進。莫要多憂。古人云。欲求生富貴。須下死工夫。三藏道。徒弟雖然說得有理。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裏哩。八戒道。師父。我佛如來。捨不得那三藏經。知我們要取去。想是撒了。不然。如何只管不到。沙僧道。莫亂說。跟著大哥走。只把工夫捱他。終須有個到之日。師徒正自閑敘。又見一派黑松大林。唐僧叫道。悟空。我們纔過了那崎嶇山路。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。是必在意。大聖使鐵棒上前。引唐僧徑入深林。行經半日。未見出林之路。唐僧道。徒弟一向西來。無數的山林崎嶇。幸得此間清雅。這林中奇花異卉。其實可人情意。我要在此坐坐。一則歇馬。二則腹中餓了。你去化些齋來。我喫。行者卽請師父下馬。坐在松陰之下。他取了鉢盂。縱筋斗到半空中。定住雲光。回頭觀看。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。瑞氣氤氳。他忽失聲叫道。好啊。好啊。你道他叫好做甚。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。十世修行的好人。所以有此祥瑞罩頭。我老孫五百年前著實爲人。如今脫卻天災。與他做了徒弟。想師父他日回東。必定有些好處。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。正這等誇念中間。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。骨都都的冒將上來。行者大驚道。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。我那八戒沙僧。卻不會放甚黑氣。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。卻說三藏坐在林中。明心見性。諷念那多心經。忽聽得嚶嚶的叫聲。救人三藏大驚道。善哉。善哉。這等深林裏。有甚麼人。

叫。想是狼蟲虎豹。誑倒的。待我看看。那長老起身挪步。附葛攀籐。近前視之。只見那大樹上。綁著一個美貌女子。上半截使葛籐。綁在樹上。下半截埋在土內。長老立定腳。問他一句道。女菩薩。你有甚事。綁在此間。嘆。分明這廝是個妖怪。長老肉眼凡胎。卻不認得。那妖見他來問。你看他桃腮垂淚。星眼含悲。巧語花言。忙忙的答應道。師父。我家住在貧婆國。離此有二百餘里。父母在堂。十分好善。時遇清明。領帶本家老小。拜掃先塋。一行轎馬。都到了荒郊野外。只聞得鑼鳴鼓響。跑出一夥強人。持刀喊殺。前來慌得我們魂飛魄散。父母諸人。各逃性命。奴奴年幼。跑不動。誑倒在地。被衆強人拐來山內。大大王要做夫人。二大王要做妻室。第三第四都愛我美色。一齊爭吵。大家都不忿氣。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。衆強人四散而去。今已五日五夜。看看命盡。不久身亡。不知是那世裏祖宗積德。今日遇著老師父。到此千萬發大慈悲。救我一命。九泉之下。決不亡恩。說罷。淚下如雨。三藏真個慈心。也就忍不住。吊下淚來。聲音哽咽。叫道。徒弟。那八戒沙僧。正在林中尋花覓果。猛聽得師父叫得悽愴。即走至跟前。問師父怎麼說。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。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薩來。救他一命。獸子不分好歹。即去動手。卻說那大聖在半空中。又見那黑氣濃厚。把祥光盡情蓋了。道聲不好不好。黑氣罩暗祥光。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。化齋還是小事。且去看我師父去。即返雲頭。按落林裏。只見八戒亂解繩兒。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。撲的摔了一跌。獸子爬起來道。師父教我救人。你怎麼把我攢這一跌。行者笑道。兄弟莫解他。他是個妖精。弄懸來騙我們哩。三藏喝道。這潑猴亂說。怎麼這等一個女子。就認他是個妖怪。行者道。師父原來不知。這都是老孫幹過的。買賣想人肉喫的法兒。你那裏認得。八戒噴著嘴道。師父莫信這弼馬溫。三藏道。也罷也罷。八戒啊。你師兄常時

也看得不差。既這等說，不要管他。我們去罷。行者大喜道：「好了，師父是有命的了，請上馬出松林外。有人家化齋，你喫。四人果一路前進，把那怪撇了。卻說那怪綁在樹上，咬牙恨道：『幾年家聞說孫悟空神通廣大，果然話不虛傳。那唐僧乃童身修行，一點陽元未泄，正欲拏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，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，將他救去了。卻不是勞而無功？』我再叫他兩聲，看是如何。妖精不動繩索，把兩句言語，用一陣順風，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。你道叫的甚麼？』他叫道：『師父啊，你放著活人的性命，還不敢救。』昧心拜佛取何經？唐僧在馬上聽得，卽勒馬，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來罷。行者道：『師父怎的又想起他來了？』唐僧道：『他又在那裏叫哩？』他叫得有理，說道：『活人性命還不敢救。』昧心拜佛取何經？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快去救他下來。強似取經拜佛。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要善將起來，就沒藥醫你。你要救他，我也不敢苦勸。我勸一會，你又惱了。任你去救。』只是這個擔兒，老孫卻擔不起。唐僧道：『猴頭莫多話，你坐著，等我和八戒救他去。』唐僧回至林裏，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，用鈚築出下半截身子。那怪跌跌腳，束束裙，喜孜孜，跟著唐僧出松林。見了行者，行者只是冷笑不止。唐僧罵道：『潑猴頭，你笑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我笑你時來逢好女，運去遇佳人。三藏道：『亂說，我又不是利祿之輩。』有甚運去時來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你自幼爲僧，只會看經念佛，卻不會見王法條律。這女子生得年少標緻，我和你乃出家人，同他一路行走，儻或遇著歹人，把我們拏送官司，不論甚麼取經拜佛，且都打做姦情，縱無此事，也要問個拐帶人口。大家不得乾淨。』三藏喝道：『莫亂說，終不然我救他性命，有甚貽累不成？帶了他去。』凡事都在我身上。行者道：『師父雖說在你，卻不知你不是救他，反是害他。』三藏道：『怎麼反是害他？』行者道：『他當時綁在樹上，或五日十日，餓死了，還得個完全身子。如今帶他

出來。你坐的是個快馬。我們只得隨你。那女子腳小。怎麼跟得上。走一時把他丟下。若遇著狼蟲虎豹。一口吞之。卻不是反害其生也。三藏道。正是呀。這件事卻虧你想如何處置。行者笑道。抱他上來。和你同騎。著馬走罷。三藏道。我那裏好與他共馬也罷。我也還走得幾步。等我下來慢慢的同走著。八戒牽著空馬罷。行者大笑道。馱子倒有買賣。師父照顧你牽馬哩。三藏道。這猴頭又亂說了。古人云。馬行千里。無人不能自往。等八戒慢慢牽著。我們大家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。或到菴觀寺院。有人家之處。留他在那裏。也是我們救他一場。行者道。師父說得有理。快請前進。三藏拽步前走。沙僧挑擔。八戒牽著空馬。行者擎鐵棒。引著女子。一行前進。不二三十里。天色將晚。又見一座樓臺殿閣。三藏道。徒弟。那裏必定是座菴觀寺院。就此借宿了。明日早行。霎時到了門前。三藏分付道。你們略站遠些。等我去借宿。若有方便處。再來叫你。衆人俱立在柳陰之下。長老拽步向前。只見那門東倒西歪。零零落落。推開看時。又只見長廊寂靜。古剎蕭疎。苔蘚盈庭。蒿萊滿徑。三藏忍不住心中悽慘。硬著膽。走進二層門。見那鐘鼓樓俱倒了。只有一口銅鐘。扎在地下。上半截如雪之白。下半截如靛之青。原來是日久年深。上邊被雨淋白。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。三藏用手摸著鐘。正然感歎。忽聽得那鐘噹的一聲響。把三藏嚇了一跳。原來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道人。他聽見人聲。扒起來拾一塊斷磚。照鐘上打將去。故此那鐘噹的響了一聲。三藏叫道。鐘啊。莫非是

西天路上無人到。日久年多變作精。

那道人上前一把攙住道。老爺請起。不干鐘成精之事。卻纔是我打得鐘響。三藏擡頭。見他的模樣醜黑。

道。你莫是魍魎妖邪。我不是尋常之人。我是大唐來的。兩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。你若撞著他。性命難存也。道人跪下道。老爺。我不是妖邪。我是這寺裏侍奉香火的道人。卻纔聽見老爺言語。就欲出來迎接。恐怕是個鬼祟。故此拾一塊斷磚。把鐘打一下。壓驚。方敢出來。老爺請進。那唐僧方纔正了性道。住持險些兒誑殺我也。你帶我進去。那道人引定唐僧。直至三層門內看處。比外邊甚是不同。但見那

青磚綠瓦琉璃殿。白玉黃金瑪瑙屏。半壁燈光明後院。一行香霧照中庭。

三藏見了。叫道。人。你這前邊十分狼狽。後邊這等齊整。何也。道人笑道。老爺。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。天色清朗。沿山打劫。天陰。就來寺裏藏身。被他把佛像推倒。墊坐木植。搬來燒火。本寺僧人。軟弱不敢與他講論。因此把這前邊破屋。都捨與那些強人安歇。從新另化了些施主。蓋得那一所寺院。三藏道。原來如此。正行間。又見山門上有五個大字。乃鎮海禪林寺。纔跨入門裏。忽見一個和尚走來。乃是西方喇嘛僧。那喇嘛出來。看見三藏。眉清目秀。額闊頂平。耳垂肩。手過膝。好似羅漢臨凡。他走上前。扯住。滿面笑嘻嘻的。與他捻手捻腳。摸鼻子。揪耳朵。以示親近之意。攜至方丈中。行禮畢。卻問老師何來。三藏道。弟子乃是東土大唐。駕下欽差。往西方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。適行至寶方天。晚特奔上刹。借宿一宵。明日早行。望垂方便。那和尚笑道。不當人子。不當人子。我們既做了佛門弟子。切莫說脫空的話。三藏道。我是老實話。和尚道。那東土到西天。不知有多少路程。山山有怪。洞洞有精。想你這個單身。又生得嬌嫩。那裏像個取經的。三藏道。院主也見得是。貧僧一人。豈能到此。我有三個徒弟。逢山開路。遇水疊橋。保我弟子。所以到得上刹。那和尚道。三位高徒。何在。三藏道。見在山門外伺候。那和尚慌了道。師父。你不知我這裏有虎狼妖。

怪傷人。白日裏不敢遠出。未經天晚。就閉了門戶。這早晚好把人放在外邊。叫徒弟快去請將進來。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去。看見行者。謊了一跌。見了八戒。又是一跌。爬起來往後飛跑道。爺爺造化低了。你的徒弟不見。只有三四個妖怪。站在那門首也。三藏問道。怎麼模樣。小和尚道。一個雷公嘴。一個磴挺嘴。一個青臉獠牙。傍有一個女子。倒是個油頭粉面。三藏笑道。你不認得。那三個醜的是我徒弟。那一個女子是我打松林裏救命來的。那喇嘛道。爺爺呀。這個好俊師父。怎麼尋這般醜徒弟。三藏道。他醜自醜。卻俱有用你快請他進來。若再遲了些兒。那雷公嘴的有些撞禍。不是個人。生父母養的。他就打進來也。那小和尚卽忙跑出去。叫道。列位老爺。唐老爺請哩。八戒隨卽牽著馬。沙僧挑著擔。行者在後面擎著棒。轄著那女子一行進去。穿過了那倒塌房廊。入三層門裏。拴馬歇擔。進方丈中。與喇嘛僧相見。分了坐次。那和尚入裏面。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來。見禮畢。收拾辦齋管待。正是

積功須在慈悲念 佛法興時僧讚僧

畢竟不知怎生離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。此篇至八十二。皆明修道者須步步護照本來面目。還歸本性。偶一失足。便陷空無底。難得超升。篇首行者引古語云。欲求生富貴。須下死工夫。沙僧云。只把工夫挨他。終須有個到之日。言不可一念一刻懈惰。止息也。前篇慾念。惑於採取。得之外誘。能猛省返照。猶爲易制。此下明慾動於天。念由自起。最難遏絕。所稱姘女者。乃吾坎宮之至精。育陽者。吾本身自育之陽。坎爲男。而何以稱女。其外爲陰像也。後天之陽。包育於中。當人事紛擾之際。常寂而不動。當天定靜會之時。必躍而自形。蓋陰陽

之妙。循環無端。其至妙在坤復之交。動靜之間。卽亥末子初之候也。屈原遠近篇曰。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。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。朱子曰。此言廣成子告黃帝。不過於此。修道者苟能存虛以待。而逆以制之。則爲神。不能存虛以待。而順以縱之。則爲妖。此真妄生死之關。最宜察識防範。師徒正自閒敘。又見一派黑松林。唐僧道悟空。我們纔過了崎嶇山路。怎麼又過這個深黑松林。是必在意。又道。徒弟一向西來。無數的山林崎嶇。幸得此間清雅。這林中奇花異卉。可人情意。我要在此坐坐。坐在松陰之下。豈真坐在松陰下哉。黑松陰。黑甜之氣象。乃動極而思靜。正靜坐合眼時候。靜中忽然有動。而妖邪生矣。篇中忽然見。忽聽得。俱是妙諦。只見那大樹上綁著一個美貌女子。上半截使繩索綁在樹上。下半截埋在土裏。蓋此女子吾坎中之陽精也。至亥末之時。由天而動。亥屬木。故上半截綁在樹上。亥過交子。陽生候也。子屬鼠。故爲鼠精。子末交丑屬土。故下半埋在土裏。常人以爲常順而行之。多方求配偶。道人以爲怪逆而制之。畏懼而護持。故仙師直指曰。咦。分明這廝是個海怪。長肉眼凡胎。卻不認得。見了他。未免心動。就忍不住一念方退。一念復萌。惜惜憐憐。盤桓一路。危哉危哉。行者從旁冷笑。識破妖邪。勸阻護持。全賴此心之堅忍鎮靜也。霎時間到了鎮海寺。又忽聽得一聲鐘響。由動中又轉一念。如銅鐘一撞。忽然驚醒。以明慾海無邊。而忽得真金之剛斷。以鎮攝之也。然銅鐘在地。而上半如雪。下半如錠者。可謂銅不因外物之侵損。而變其聲。人不可以物慾之難制。而失其守也。三藏摸鐘感嘆。道人拾磚擊打。同一機緘。及入寺中。見前邊狼狽。後邊齊整者。言鎮者真金也。此心堅忍。能如真金之不變。雖有前邊之狼狽。自有後邊之齊整。何足爲病。然此言育者。育陽而已。求者。求偶而已。護者。護主而已。

俱引起下篇要妙之詞。

（此處為正文內容，因字跡模糊，文字難以辨認，僅能依稀看出部分詞句。）

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衆尋師

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寺。衆僧安排齋供。四衆餐畢。那女子也得些食力。漸漸天昏。方丈裏點起火來。衆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。二則是貪看那女子。都攢攢簇簇。排列燈下。三藏對喇嘛僧道。院主明日離了寶山。西天的路途如何。那僧雙膝跪下。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。院主請起。我問你個路程。你爲何行禮。那僧道。老師父。明日西行路途平正。不須費心。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尷尬。老師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。甚好。這位女菩薩不方便。不知請他那裏睡好。三藏道。院主你不要疑我們有甚邪心。早間打黑松林過。撞見這個女子。綁在樹上。是我發菩提心。將他救了。到此隨院主送他那裏睡去。那僧道。旣老師寬厚。請他到天王殿裏。安排個草鋪。教他睡罷。三藏道。甚好。甚好。遂叫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。長老在方丈中。請衆僧各散。分付悟空。早睡早起。遂一處都睡了。天明行者起來。教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馬匹。卻請師父走路。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。行者近前叫聲師父。那師父把頭擡了一擡。又不曾答應。行者問師父。怎麼說。長老呻吟道。我怎麼這般頭眩眼脹。渾身皮骨皆疼。八戒聽說。伸手去摸摸身上。有些發熱。獸子笑道。我曉得了。這是昨晚沒要錢的飯。多喫了幾碗。傷食了。三藏道。不是我半夜起來解手。不曾戴得帽子。想是風吹了。行者道。如今可走得路麼。三藏道。我如今起坐不得。怎麼上馬。但只誤了路啊。行者道。師父你旣身子不快。說甚麼誤了路。便寧耐幾日何妨。兄弟們都伏侍著師父。不覺的早盡。午來昏。又至良宵。纔過又侵晨。光陰迅速。早過了三日。那一日師父欠身起來。叫道。悟空。這兩日病體沈疴。不曾問得你。

那個脫命的女菩薩。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喫。行者笑道。你管他怎的。且顧了自家的病著。三藏道。你且扶我起來。取出我的紙筆墨。寺裏借個硯臺來。使使行者道。要怎的。長老道。我要修一封書。并關文封在一處。你替我送上長安。見太宗皇帝一面。行者道。這個容易。我老孫別事無能。若說送書。人間第一。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。我一觔斗送到長安。送與唐王。再一觔斗轉將回來。你的筆硯還不乾哩。但只是你寄書怎的。且把書意念念我聽。長老滴淚道。我寫著

臣僧稽首三頓首。萬歲三呼拜聖君。當年奉旨離東土。指望靈山見世尊。不料途中遭厄難。何期半路有災星。僧病沈疴難進步。佛們深遠接天門。有經無命空勞碌。啓奏當今別遣人。

行者聞言。忍不住呵呵大笑道。師父你忒不濟。略有些些病兒。就起這個意念。你若是病重。要死要活。只消問我。我老孫自有個本事。問那個閻王敢起心。那個判官敢出票。那個鬼使敢來勾取。若惱了我。我拏出大鬧天宮的性子。一路棍打入幽冥。捉住十代閻王。一個個抽了他的筋。還不饒他哩。三藏道。徒弟呀。我病重了。切莫說這大話。八戒道。師兄。若師父十分不好。我和你早打點送終之事。行者道。馱子又亂說了。你不知道。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。原叫做金蟬長老。只因他輕慢佛法。該有這場大難。八戒道。哥啊。師父既是輕慢佛法。貶回東土。如今發愿往西天去拜佛求經。千魔百難。受的苦也够了。怎麼又教他害病。行者道。你那裏曉得。師父不曾聽佛講經。打了一個盹。往下一失。左腳下躑了一粒米。下界來該有這三日病。八戒驚道。像老豬喫東西。潑潑撒撒的。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哩。行者道。兄弟。佛不與你衆生爲念。師父只今日一日。明日就好了。三藏道。我今日比昨日不同。咽喉裏十分作渴。你去那裏有涼水。

尋些來我喫行者道。師父要水喫。便是好了。等我取水去。即時取了鉢盂。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。忽見那
些和尚一個個眼兒通紅。悲啼哽咽。行者道。你們這些和尚。忒小家子樣。我們住幾日。臨行謝你柴火錢。
照日算還。怎麼這等膿包。想是我那長嘴師父。食腸大。喫傷了你的本兒也。衆僧道。老爺。我這荒山。大大
小小。也有百十衆和尚。每一人養老爺一日。也養得起百十日。怎麼敢計較甚麼食用。行者道。既不計較。
你卻爲甚麼啼哭。衆僧道。老爺不知是那裏來的妖邪。在這寺裏。我們夜晚間。著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
鼓。只聽得鐘鼓響罷。再不見人回。至次日找尋。只見僧帽僧鞋。丟在後邊園裏。骸骨尚存。將人喫了。你們
住了三日。我寺裏不見了六個和尚。故此我們不由的怕。不由的不傷。因見你之師父貴恙。不敢傳說。
忍不住淚珠偷垂也。行者聞言。又驚又怒道。不消說了。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。等我與你剿除他。衆僧
道。老爺。妖精不精者不靈。一定會騰雲駕霧。出幽入冥。老爺。你莫怪我們說。你果若拏得他住。便與我荒
山除了這條禍根。正是三生有幸了。若還拏他不住。卻有好些兒不便處。行者道。怎叫做好些不便處。那
衆僧道。不瞞老爺說。我這荒山。雖有百十衆和尚。卻都是自小兒出家的。髮長尋刀削。衣單破布縫。早起
洗了臉。叉手躬身。皈大道。夜來燒了香。降心叩齒念彌陀。因此上也不會伏虎。也不會降龍。也不識魔怪。
也不識妖精。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。我百十個和尚。只穀他一頓飽。一則誤了我衆生輪迴。二則滅
了這禪林古跡。這卻是好些兒不便處。行者聞言。發怒高叫道。你這些和尚好獸哩。只曉得那妖精。就不
曉得我老孫的行止。衆僧道。實不曉得。行者道。我今日略節說說。你們聽著。我也曾花果山獨自稱雄。我
也曾靈霄殿大鬧天宮。飢時把老君的丹。略略咬了兩三顆。渴時把玉帝的酒。輕輕嚐了六七鍾。睜著一

雙金睛眼。天慘淡。月朦朧。擎著一條金箍棒。來無影。去無蹤。說甚麼大精小怪。那怕他惡虎頑龍。一趕趕上去跑的跑。躲的躲。一捉捉將來。研的研。舂的舂。正是八仙同過海。獨自顯神通。衆和尚。我擎這妖精與你看看。你纔認得我老孫。衆僧聽著。暗點頭道。這和尚開口說大話。想是有些來歷。都一個個諾諾連聲。只有那喇嘛僧道。且住。你老師父貴恙。擎這妖精不打緊。你兩下角鬪。倘貽累你師父。不當穩便。行者道。有理。有理。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喫了再來。卽捧著一鉢孟涼水。到方丈裏。遞與師父。三藏正當煩渴之時。便捧著水。只是一吸。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。藥到真方病卽除。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。眉目舒開。就問道。師父可喫些湯飯麼。三藏道。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。這病兒減了一半。有湯飯也喫得些。行者連聲高叫道。我師父好了。要湯飯喫哩。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了幾桌素食。送進。唐僧只喫得半碗兒粉湯。行者沙僧用了一席其餘的都是八戒一併食之。家伙收去。點起燈來。衆僧各散。三藏道。我們今住幾日了。行者道。三整日矣。師父既好了。明日去罷。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。三藏驚道。又捉甚麼妖精。行者道。有個妖精在這寺裏。等老孫替他捉捉。唐僧道。徒弟呀。我的病身未可。你怎麼又興此念。倘那怪有神通。你擎他不住啊。卻又不是害我。行者道。你好滅人威風。老孫到處降妖。你見我弱與誰的。只是不動手。動手就要贏。三藏扯住道。徒弟常言說得好。遇方便時行方便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操心怎似存心好。爭氣何如忍氣高。大聖見師父苦苦阻他。便道。師父實不瞞你說。那妖在此喫了人了。唐僧大驚道。喫了甚人。行者道。我們住了三日。已是喫了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。長老道。兔死狐悲。物傷其類。他既喫了寺內之僧。我亦僧也。我放你去。只要用心仔細些。行者道。不消說。你看他喜孜孜跳出方丈。徑來佛殿看時。天上有星月。

還未上。那殿裏黑黯黯的。他就吹出真火。點起琉璃。東邊打鼓。西邊撞鐘。響罷。搖身一變。變做個小和尚。兒年紀只有十二三歲。披著黃絹編衫。白布直裰。手敲著木魚。口裏念經。等到二更時分。殘月纔升。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。那風灑然過處。猛聞得蘭麝香熏。環珮聲響。卽欠身擡頭觀看。呀。原是一個美貌佳人。徑上佛殿。行者口裏嗚哩嗚喇。只管念經。那女子近前一把攔住道。小長老念的是甚麼經。行者道。降魔經。女子道。別人都自在睡覺。你還念經。怎麼。行者道。許下的如何不念。女子攔住。與他親個嘴道。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。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。你有些不曉事。女子道。我怎的不曉事。從來說有緣千里來相會。趁今宵星光月皎。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去也。行者聞言。暗點頭道。那幾個愚僧。都被色慾引誘。所以傷了性命。他如今也來哄我。就隨口答應道。娘子。我出家人。年紀尚幼。卻不知甚麼交歡之事。女子道。你跟我去。我教你。行者暗笑道。也罷。我跟他去。看他怎生擺佈。他兩個攔著肩。攜著手。出了佛殿。徑至後邊園裏。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。腿跌倒在地。口裏心肝哥哥的亂叫。將手就去掐他的臊根。行者道。我的兒。真個要喫老孫哩。卻被行者接住他手。使個小坐跌法。把那怪一轆轤掀翻在地上。那怪口裏還叫道。心肝哥哥。你到會跌你的娘哩。行者想道。不趁此時下手。還等到幾時。正是先下手爲強。就一跳跳起來。現出原身。輪鐵棒劈頭就打。那怪喫了一驚。他心思想道。這個小和尚。這等厲害。定睛一看。原來是那唐長老。的徒弟。姓孫的。他也不敢。便隨手架起雙股劍。叮叮噹噹的。左遮右擋。只見陰風四起。殘月無光。他兩人在園中各逞神通爭鬧。大聖精神抖搜。棍兒沒半點差池。妖精自料敵他不住。猛可的眉頭一蹙。計上心來。抽身便走。行者喝道。潑貨那裏走。快快來降。那妖精只是不理。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。卽將左腳上。

花鞋脫下來。念個咒語。叫變。就變做本身模樣。使兩口劍舞將來。真身一晃。化陣清風。竟撞到方丈裏。把唐三藏攝將去。睫睫眼就到了陷空山。進了無底洞。叫小的們安排素筵。席成親不題。卻說行者鬪得心焦。閃一個空。一棍把那妖打落下來。乃是一隻花鞋。行者曉得中了他計。連忙轉身來看師父。那有個師父。只見那馱子和沙僧口裏嚼嚼嚙嚙。說甚麼。行者怒氣填胸。也不管好歹。撈起棍來。一片打連聲叫道。打死你們。打死你們。那馱子慌得走也沒路。沙僧卻是個靈山大將。見得事多。就軟款溫柔。近前跪下道。兄長我知道了。想你要打殺我兩個。也不去救師父。徑自回家去哩。行者道。我打殺你兩個。我自去救他。沙僧笑道。兄長說那裏話。無我兩個。真是單絲不線。孤掌難鳴。兄啊。這行囊馬匹。誰與看顧。寧學管鮑分金。休仿孫龐鬪智。自古道。打虎還得親兄弟。上陣須教父子兵。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。和你同心戮力。尋師父去也。行者雖是性情剛烈。卻也明理察情。見沙僧如此說。便就回心道。八戒沙僧你都起來。明日找尋師父。卻要用力。那馱子聽見饒了。恨不得天也。許下半邊道。哥啊。這個都在老豬身上。兄弟們一夜那會得睡。只坐到天曉。收拾要行。早有寺僧來問。老爺那裏去。行者笑道。不好說。昨日對衆誇口。說與你們。拏妖精。妖精未曾拏得。倒把我師父不見了。我們尋師父去哩。衆僧害怕道。老爺小可的事。倒帶累老師。卻往那裏去尋。行者道。有處尋他。衆僧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。八戒儘力喫飽道。好和尚。我們尋著師父。再到你這裏來耍子。行者道。還到這裏喫他一飯。你去天王殿裏看看。那女子在否。衆僧道。老爺不在。就是當晚宿了一夜。第二日就不見了。行者喜喜歡歡。謝別衆僧。著八戒沙僧牽馬挑擔。徑回東走。八戒道。哥哥差了。怎麼又往東行。行者道。你豈知道。前日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。老孫把他認透了。你們

都認做好人。今日喫和尚的。也是他。攝師父的。也是他。我們救得好女菩薩。今既攝了師父。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。二人方纔歎服。急急同到林內搜尋。那有蹤跡。行者心焦。掣出棒來。搖身一變。變做三頭六臂。六隻手理著三根棒。在林裏辟哩撥喇的亂打。八戒見了道。沙僧師兄著了惱。尋不著師父。弄做個氣心風了。原來行者打了一路。打出兩個老頭兒來。一個是山神。一個是土地。上前跪下道。大聖。山神土地來見。八戒道。好啊。打了一路。打出兩個山神土地。若再打一路。連太歲都打出來也。行者問道。山神土地。汝等在此。專一結夥強盜。強盜得了手。買些豬羊祭賽你。又與妖精打夥兒。把我師父攝來。如今藏在何處。快快的從實供來。免打山神慌了道。大聖錯怪了我耶。妖精不在小神山上。但只夜間風響處。小神略知一二。他在那正南下。離此有千里之遙。那廂有一山。喚做陷空山。山中有個洞。叫做無底洞。是那山裏妖精到此。變化攝去也。行者聽言。暗自驚心。喝退了二神。收了法身。見出本相。與八戒沙僧道。師父去得遠了。八戒道。遠便騰雲趕去。馱子就一縱。狂風先起。隨後是沙僧駕雲。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。馱了行李也。踏了雲霧。大聖卽起筋斗。一直南來。不多時。早見一座大山。阻住雲腳。都按定雲頭。落在山上。行者道。沙僧。我和你且在此。著八戒先下山。凹裏打聽打聽看。端的可有洞府。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。馱子卽放下。鈚抖抖衣服。空著手。跳下高山。找尋路逕。這一去。畢竟不知好歹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。此明色易動人。最難遏制。愚人貪之而殞命。至人遇之而悟真。只要看得分明。知他爲怪。斬然不染。纔爲慧劍。纔是真金。鎮海。倘見不真切。稍有黏滯。要躡一粒米之差。卽落於姑息。不能剛克。果斷而鎮海寺爲怪所窟矣。唐僧帶他到寺。卽黏滯爲累。叫小和尚引他往後去睡。卽窩藏禍根。朦朦朧